

子書節要

東 京 圖 書 館			
二〇	六九	四	儒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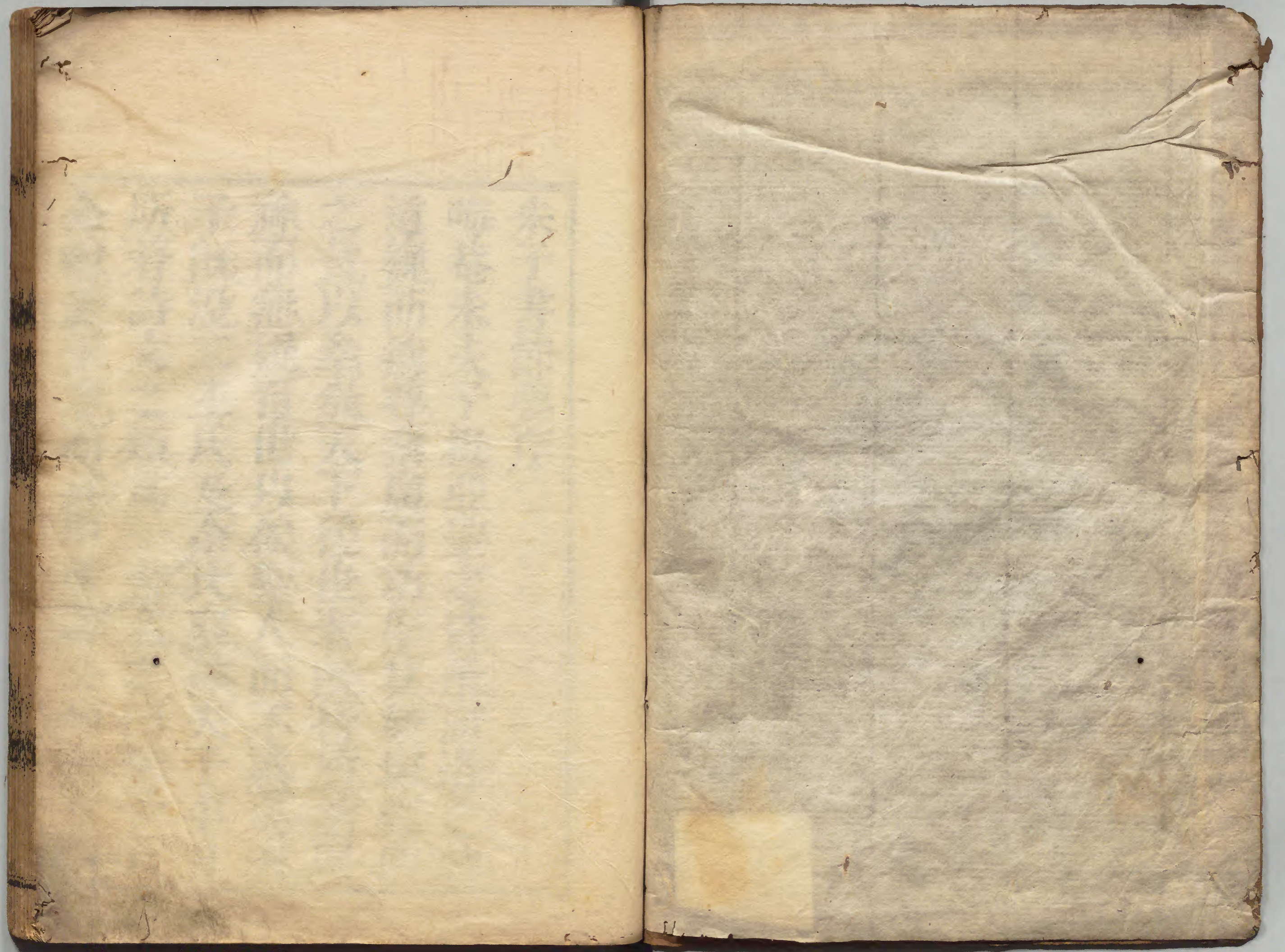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二〇	一五	一六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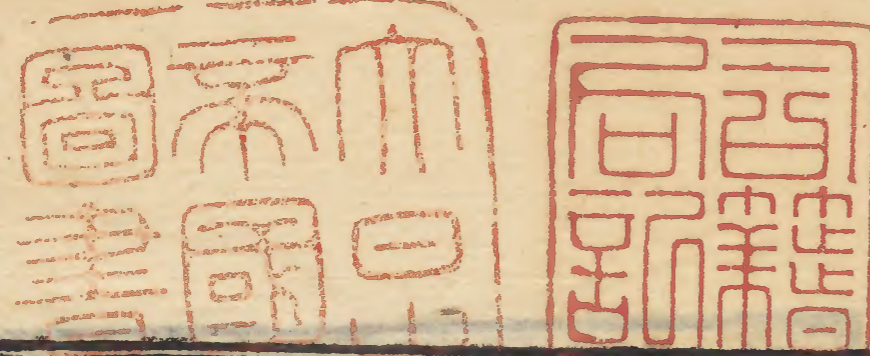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頁	六
冊	二〇
函	二七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 1 )
函號	298 279

298-279







朱子書節要序

淺草文庫

晦菴朱夫子挺亞聖之資承河洛之統  
道巍而德尊業廣而功崇其發揮經傳  
之旨以幸教天下後世者既皆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夫  
子既没二王氏及余氏哀粹夫子平日  
所著詩文之類爲一書名之曰朱子大  
全總若干卷而其中所與公卿大夫門

人知舊在還書札多至四十有八卷然  
此書之行於東方絕無而僅有故士之  
得見者蓋寡嘉靖癸卯中我  
中宗大王命書館印出頒行臣混於是  
始知有是書而求得之猶未知其爲何  
等書也因病罷官載歸溪上得日閉門  
靜居而讀之自是漸覺其言之有味其  
義之無窮而於書札也尤有所感焉蓋

就其全書而論之如地負海涵雖無所  
不有而求之難得其要至於書札則各  
隨其人材稟之高下學問之淺深審證  
而用藥石應物而施鑪錘或抑或揚或  
導或救或激而進之或斥而警之心術  
隱微之間無所容其纖惡義理窮索之  
際獨先照於毫差規模廣大心法嚴密  
戰兢臨履無時或息懲窒遷改如恐不

及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其所以勉  
勉循循而不已者無間於人與已故其  
告人也能使人感發而興起焉不獨於  
當時及門之士爲然雖百世之遠苟得  
聞教者無異於提耳而面命也嗚呼至  
矣顧其篇帙浩穰未易究觀兼所載第  
子之問或不免有得有失混之愚竊不  
自揆就求其尤關於學問而切於受用

者表而出之不拘篇章惟務得要乃屬  
諸友之善書者及子姪輩分卷寫訖凡  
得十四卷爲七冊蓋視其本書所減者  
殆三之二僭妄之罪無所逃焉雖然嘗  
見宋學士集有記魯齋王先生以其所  
選朱子書求訂於北山何先生云則古  
人曾已作此事矣其選其訂宜精密而  
可傳然當時宋公猶歎其不得見况今

生於海東數百載之後又安可蕪見於  
彼而不爲之稍加損約以爲用工之地  
也哉或曰聖經賢傳誰非實學又今集  
註諸說家傳而人誦者皆至教也子獨  
拳拳於夫子之書扎抑何所尚之偏而  
不弘耶曰子之言似矣而猶未也夫人  
之爲學必有所以發端興起之處乃可  
因是而進也且天下之英才不爲不多

讀聖賢之書誦夫子之說不爲不勤而  
卒無有用力於此學者無它未有以發  
其端作其心也今夫書札之言其一時  
師友之間講明旨訣責勉工程非同於  
泛論如彼何莫非發人意而作人心也  
昔聖人之教詩書禮樂皆在而程朱稱  
述乃以論語爲最切於學問者其意亦  
猶是也嗚呼論語一書旣足以入道矣

今人之於此亦但務誦說而不以求道  
爲心者爲利所誘奪也此書有論語之  
旨而無誘奪之害然則將使學者感發  
興起而從事於真知實踐者舍是書何  
以哉夫子之言曰學者之不進由無入  
處而不知其味之可嗜其無入處由不  
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使今之讀是書  
者苟能虛心遜志耐煩理會如夫子之

訓則自然知其入處得其入處然後知  
其味之可嗜不啻如芻豢之悅口而所  
謂大規模嚴心法者庶可以用力矣由  
是而旁通直上則泝伊洛而達洙泗無  
往而不可向之所云聖經賢傳果皆爲  
吾之學矣豈偏尚此一書云乎哉混年  
薄桑榆抱病窮山悼前時之失學慨餘  
韻之難理然而區區發端實有賴於此

書故不敢以人之指目而自隱樂以告同志且以俟後來於無窮云嘉靖戊午夏四月日後學真城李滉謹序

先生此序成於嘉靖戊午是時先生年五十八矣手自淨寫藏之巾笥未嘗出以示人蓋其微意不欲以纂述自居也後因學者求觀節要則浸以流布至有入梓以廣其傳者乃更

名朱子書節要併刻目錄及註解而序則終不出焉先生既沒門下諸人始得見其手稿咸謂先生輯錄之意不可使無傳遂謄刻以寘卷首云隆慶六年九月日後學高峯奇大升謹識





陸陳辨答

卷之六

問答論事

卷之七

問答

卷之八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九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

知舊門人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一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二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三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四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五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六 人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七 人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八 人問答

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九 人問答

續集

卷之二十 人問答

別集

時事出處，恬講，學及雜往來，恬

朱子書節要總目終

朱子書節要卷之一諸子目錄

時事出處

延平李先生

名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朱先生自謂見延平後為學始就平實沙縣

魏元履

名棧之號長齋建陽人孝宗朝以布衣召為國子學錄言事去國先生為賦梅花詩以寄意

陳侍郎

名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登進士官至右僕射封福公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季謚正獻孝友忠敬清嚴好禮為中興賢相

曹晉叔

名未詳建安人。朱子實紀見門人類。先生嘗稱為老大隱約有思慮

陳丞相

即上陳侍郎

汪尚書

名應辰字聖錫玉山人進士第一官至東都尚書謚文定嘗為端明殿學士故亦稱

汪端明先生推為

張欽夫名拭號南軒廣漢人寓居長沙仕至

呂伯恭名祖謙號東萊開封人寓居婺州隆興進士第仕至秘書省著作謚成公。見言行錄

韓尚書名元吉字無咎號南淵開封人維之子寓居上饒仕至吏部尚書師尹焞與先生善

愚齋錄等書

鄭自明名鑑莆田人官著作郎立朝敢言先生祭文謂其有古爭臣之風

袁寺丞名樞字機仲號梅巖建安人嘗為宗正寺丞仕至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知江阜陵

有清名

臺端侍御史謂之臺端未詳何人

皇甫帥時皇甫倜與其子斌俱任將帥此疑是斌也

丞相軒多方沮撓其人可知

黃教授興名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擢第嘗教授以此道有望期之謚文簡有

西坡集。見宋史道學傳

王運使未詳何人或云王蘭

確如金石

宰相時相王淮亦名臣但以先生劾唐仲友故怨為清議

所擯



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天氣未  
寒更乞為道保重以慰瞻仰到鈇山延本子友直時  
友直向蒙指喻先生趨召問延本以所宜  
言告謂今自三綱不正義利不分云云

與魏元履書揆之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十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  
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  
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和議已決邪說  
橫流非一葦可杭前白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  
處士大言今姑為目前計耳熹語之曰國家億萬斯  
年之業參政乃為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

無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遂初賦矣

登對癸未入對垂  
拱殿韓無咎各元

吉李德遠名浩遂初賦  
晉孫綽見韻府初字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之使  
人憤憤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望尹穡輩  
更何足掛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俊卿時為  
吏部侍郎

喜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  
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  
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  
正則末之不洽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

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  
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  
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  
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墮獨斷  
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  
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  
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自之書不  
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  
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  
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熹竊不自勝其憤

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  
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  
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  
說也苟追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  
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  
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  
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  
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  
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禮以乞  
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



以令於天下曰凡前白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  
欣焉無復豪分忍痛舍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  
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離者而忍以薄  
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  
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  
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  
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廢事始終有條而不紊  
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  
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  
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

卷五書簡要

三

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  
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  
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  
公論之是非拔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  
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  
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  
爲之下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白之間又有  
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  
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群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  
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

夫

四

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

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况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也尚書汪公計就職已久方群邪競

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尚書汪公應辰

與曹晉叔書

乾道三年先生訪南軒時先生監南嶽廟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入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何方往往騁空言而遠

弁

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  
今之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嶽麓嶽  
在湘西宋開寶中郡守朱洵始創中廢至乾道初守  
劉珙改修長沙使君王師愈嘗為長沙宰與南軒遊  
先生亦云與王遊從於長沙但師  
愈非不肯入道德者此可疑耳

與陳丞相書

三年冬除樞密院編修至  
五年三被堂帖趣就職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  
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  
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  
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  
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

今按文集  
問作閱

忍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尤竊恐懼不能自安  
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  
之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  
學問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為懵然者豈不知外有  
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  
之又不為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  
知遇而直遂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  
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  
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間寂寞之境以  
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

遂變化其狂猥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  
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  
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  
而君道下齊忠謹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  
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  
者猶將爲明公出况如薰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  
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鼎食以慰具瞻薰不  
勝懇禱拳拳之至

守此東岡之陂後漢周處不應徵  
宗族曰何爲守此東岡之陂乎

與汪尚書書

應辰  
同上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

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  
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  
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  
不明之夕爲士者徂於偷薄浮花之習而詐欺巧偽  
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  
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  
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  
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  
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  
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

容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  
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上之其不殺入也  
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  
生為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  
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實  
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為非也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為政於  
天下而天下之士已仰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  
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  
華為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為

非也况於下且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  
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  
識者韙之而今白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為  
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  
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  
延拜之遲為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為深  
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  
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  
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  
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

名

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  
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各相者其規模蓋不足  
道况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拆號試  
畢拆名

答汪尚書書同上

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驚愚曰甚與世皆馳自度  
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  
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侏下風  
是以未敢决然遂為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  
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  
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

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  
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  
而所以為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  
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為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  
身之不可在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  
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生况市朝膠擾之域當  
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  
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  
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

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  
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  
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  
縻不就則重遭指自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  
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  
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  
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  
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  
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  
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

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  
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  
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  
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  
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  
熹之坐違朝命已二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  
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  
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  
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  
公其亦以爲然乎  
勿視元履爲去就魏掞之  
爲國子學錄論曾覲去國



答張欽夫 南軒先生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怨對之心窺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奈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不能克已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恐有失士之誦用心如此亦已繆矣 吳才老名九成

械張子韶名九成

答張敬夫書

乾道六年右相虞允文建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陳俊卿不聽起居即張拭入對極陳脩攘之道此書所論即此也時先生持

母服

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自亦詳備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

今按文集  
所作祈

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  
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  
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羶無異其義可謂  
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所請之端何  
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廟梓  
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  
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倖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  
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  
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  
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

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  
心發爲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  
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  
之不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  
爲上論此意請罷所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  
端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  
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  
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又須審度彼已較  
時量力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太國五年小國七年  
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爲科條要便

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人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嘉幸從遊之以竊覲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

朱子書

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以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功倍矣熹嘗以為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離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所請之端所元本同恐當作所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漢主求人類耳斬遺其頭陳餘乃遣兵助漢沫血沫與醕同酒面也紀註紕繆錯也先正魏公夷切織者兩絲同齒曰紕史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

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  
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  
吾請假以容軍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  
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  
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  
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兒所  
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太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  
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纒爲恭敬未必真有  
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  
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

不容息豈可以坐糜虛禮遂巡閔默以誤國計而措  
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間  
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  
彼若幸而見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  
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  
於此有未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本根本而每事  
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  
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本本既立然後可推  
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  
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

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味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汗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天下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者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常見之拙法

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牽轡之無悔吝也

允文會慶  
孝宗誕日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慤勲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柔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

謂千載之遇也然喜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  
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  
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  
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  
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  
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  
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  
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  
言乎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  
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

而害有甚焉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  
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無輪日講解  
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  
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  
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  
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今財  
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末流之弊不可勝揀愚  
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令逐  
州逐縣各具民由歲入幾何非泛科率幾何所收金  
谷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類會考究而大均

節之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  
至大相絕矣如此然後先主不忍入之政庶乎其可  
施也又屯田由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須就今日邊  
郡官由略以古法畫爲井溝洫之制使通行之使  
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  
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  
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驟舉但政本未清律門未  
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爲上一二  
精言之至于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  
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

與呂伯恭書

東萊先生○年譜丙申二月歸  
婺源省先塋六月乃還是月除

秘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家未  
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爲然向年所叨異恩  
已足朝廷愍勞惠養之意况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  
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懇辭當以力請必得  
爲期耳昨日得韓文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  
文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  
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  
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

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為龍斷無復廉恥雖有子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韓文又豈忍必破壞之邪況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託公濟私者方駕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為

後世嗤笑已作韓文書懇之幸因書更為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為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資益之樂為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



為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  
 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  
 誠孝友有大過入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為正道之  
 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尚堪從官官當作宦下與留丞相劄亦有不堪從官  
 之語韓文無咎伯恭婦翁所以託伯恭使懇於韓昌  
 受恩命先是乾道九年癸巳有改秩官觀之命遜避  
 逾年上意猶堅不得已  
 拜命喋達協切多言貌

答韓尚書書

無咎各元吉號南一  
 問○辭秘書之命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  
 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然竊

妄意此必尚書文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  
 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  
 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  
 日所望於門下者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  
 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  
 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  
 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假  
 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  
 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  
 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豪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

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  
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閑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  
益其祿而卒許以把關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  
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  
而下得以自絕於各官之涂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  
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  
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  
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  
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  
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

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  
於治而適所以爲群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  
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  
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  
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  
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  
爲不求所以申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歐縱使至此  
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  
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  
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

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羨官要職  
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者近世以來風頹俗  
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  
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  
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  
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  
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  
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  
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  
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

至此者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  
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

傳文傳自得時為建寧府縱史本作

愆通方言南楚凡已不欲喜怒而旁人說者謂之縱史荆山王傳日夜縱史師古曰獎勵也以至此者者恐當作也

### 答呂伯恭書

淳熙五年差知南康軍等免東萊累書勉行此其答也

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  
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  
起拜而恭受也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  
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  
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久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

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憤却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尔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薄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

公按文集  
足以之以  
作矣

士大夫足以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為煩也

足以下疑有關文不  
然足字恐是所字  
答鄭自明書 陳俊卿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歛衽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諫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略亦非入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尔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鬻公議然得以此間暇進德脩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

朱子書節要

卷三

篤志講學以潛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  
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  
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  
字固爲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群小之姦欺雖  
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  
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  
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爲迂闊而  
不足言也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  
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  
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

驗唐本  
作念

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  
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  
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爲恨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  
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  
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  
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未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  
驗也無意於右宋  
右恐當作佑

與袁寺丞書

樞字機仲嘗爲宗正寺丞  
號梅巖有清名直節○在南康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爲  
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華白晝對人往往坐

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甚此一當去也  
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踈拙不能稽考收拾  
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  
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  
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尊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  
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  
十乃復變其所守為此睚眦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  
思之既以身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太悶不聊深恐不  
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  
之情不能自悶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

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  
賦不辨而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携小兒甥在此無婦  
女看當無日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  
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為久計又  
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  
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  
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  
事勢須關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  
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  
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者自謂

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  
 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為鄰  
 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願  
 自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  
 其他曲折不暇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互祠然又  
 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為一言使必從所請乃  
 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  
 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狽遠即遠狼狽  
 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  
 應使至此極耶

想見無人收拾時令人新喪般取般

朱子書簡要 九五

搬同移也押彈押音伴  
 彈也杜詩押落狝廳

與臺端書侍御史號臺端  
 他人稱曰端公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各乃  
 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古人  
 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  
 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  
 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  
 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  
 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  
 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廢靖貞

朱子書簡要

九五

孤之操擢實諫坦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窮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繼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一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

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支葉不若斧其根壅木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不若棄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旣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决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問者議臣乃復扶掖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使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徂於



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  
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  
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  
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  
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  
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  
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  
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  
矣顧踈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  
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

甚

與皇甫帥書

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  
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  
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  
尉敏招募士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  
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  
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  
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  
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爲所敗而卒

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由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狝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

獮

與丞相劄子

熹昨蒙謨恩畀以符竹自度踈野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龜俛就事今十閱月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竭駑頓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苦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歎蹙頞或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貽書譙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又以劄具哀鳴冀得早蒙敷奏亟賜罷免而鈞慈含覆未遽矜從踈遠

哀

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心自強祇服官次不敢復有  
所言矣而一二月來國言愈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  
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夫爲政而不宜於民爲所  
厭苦至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顏可食俸祿不  
免復冒威嚴再有陳請而又竊惟某官終欲曲賜保  
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公劄更不敢  
具述如上曲折儻蒙陶鎔得以病免其何幸如之仰  
瀆高明俯伏俟罪

國言出左傳謂  
國人之謗言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

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踈懶書史之外  
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  
其丘林泉石號爲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  
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趣  
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  
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  
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儻欲復  
脩廢宮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  
充備洞主之真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  
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

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久則在熹又  
為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顧以事體希闊  
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  
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  
熹之受賜為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實之趣林趣  
當一作

答黃教授書

灝字商伯南康人所以有仁里之云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于譽得  
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  
行遣不至久為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

必欲使熹餒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  
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  
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  
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為而幸  
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  
求歌頌於斯人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  
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使信筆及之非欲  
較比是非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而真得  
其所謂本心之正耳

與王運使劄子

在南康

熹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爲當放其所爲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爲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

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一端焉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仰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顏漕劄子

淳熙辛丑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本路荐饑不敢辭即

日單車上道此其  
翌年竣事時書也

熹衰病之餘彊顏一出適此大侵費縣官數十萬而  
越人之殍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跼踖憂愧殆未  
易以言喻也加以伉拙不堪世俗之迫隘中間求去  
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麥登場賑救訖事見攢帳目  
申發即尋前請度幾觀變玩占可以無大過耳浙東  
山佳處都未得放懷登覽剡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  
無復佳興也若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  
不負此行耳

上宰相書

同上。時  
宰王淮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  
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  
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  
下之事日入於壞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  
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  
歲諸路之飢浙東為甚浙東之飢紹興為甚聖天子  
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困倒廩以救之而其甚者至出內  
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是時  
憊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  
末仰惟知遇撫卹慙忤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

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  
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  
為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  
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  
無所可否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  
効不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  
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比日以來旱勢復作雖  
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  
期者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  
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是以徬徨

怵迫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且以荒  
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  
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  
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一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  
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  
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  
給降緡錢三二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  
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  
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  
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

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  
 旨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  
 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  
 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  
 急則籍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  
 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眾欲望明  
 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  
 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  
 既行願應者眾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  
 辦况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遷

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  
 者方且反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  
 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  
 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  
 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擗節財用重  
 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  
 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擗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  
 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  
 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  
 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



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  
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  
餽餉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  
輦載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  
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豪末於飢民口  
吻之中以是為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  
家官爵布满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  
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  
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  
之輩大者荷旌仗節小者正在橫行又不知其幾何

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  
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  
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  
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  
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  
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勞觀者論之則亦可謂  
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  
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  
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  
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

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饉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若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

撫唐本  
作撫

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况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負其怨中外空虚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

為唐本  
作於

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為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駕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尋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為此無麪之不托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

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

按劾不行按唐仲友事餽音運野餉也葛榮元魏明帝時叛賊無麪之不托韻會麪入湯煑曰不托今日餽飢無麪固不能為不托猶無米穀不能為不托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一

